

日出

彼·札莫依斯基著

楊 驊 譯





日 記

一 二 三



И. Замойский

Восход

本书根据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9 年版本译出

日出

原著者 [苏] 彼·札莫伊斯基
翻译者 楊 群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7 插页：1 字数：406,000

1962年2月第1版

196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908

定价：(八)1.60元



彼·札莫依斯基

主要人物表

彼得·伊凡諾維奇·納捷莫夫 (小名:彼佳; 爱称:彼切卡)

本书主人公, 县委员会书记, 县粮食委员会主任。

斯捷潘·伊凡諾維奇·舒加耶夫 县执行委员会主席。

伊凡·巴甫洛維奇·鲍尔金 (小名:凡尼亚) 县肃反委员会主席。

瓦西里·勃雷定 外号“懶汉”, 县肃反委员会副主席。

費利帕 (小名:費略) 县军事委员会主席。

尼古拉·鲍柯夫 (小名:柯里亚) 县共青团委员会主席。

尼古拉·彼得羅維奇·古罗夫 县监狱长。

米哈尔金 莫尔多瓦人, 县执行委员会委员。

尼基塔·費陀洛維奇·罗薩諾夫 普梯洛夫工厂工人, 余粮征集队队员。

格里高里·謝緬庚 水兵, 奥尼陀夫卡村苏維埃主席, 后任贫农委员会主席。

伊里亚·杰里 铁匠, 奥尼陀夫卡村党支部主席, 后任贫农委员会副主席。

亚历山大·薩塔罗夫 奥尼陀夫卡村党支部书记。

費陀尔·叶甫謝耶夫 (小名:費佳) 高尔斯特基諾村贫农委员会主席。

尼基欣 乡苏維埃主席, 别动队队长。

索菲雅·巴甫洛芙娜 (小名:索尼雅) 女教师, 助祭的女儿。

安德烈·格拉佐夫 赶車人。

雅科夫·丘帕烈柯夫 砌炉匠。

AG 40/05

华西莉薩 女看守人。

烏沃尔·謝緬諾維奇·納扎洛夫 窃賊,后被釋放。

伊凡·赫瓦托夫 窃賊,后被釋放。

叶蓮娜(小名:蓮娜;爱称:叶莉卡、蓮諾契卡) 彼得·納捷莫夫的情人。

索菲雅(小名:索尼雅;爱称:薩尼卡) 叶蓮娜的妹妹。

叶戈尔·波洛苏欣 磨坊老板。

費陀拉·米特罗法諾芙娜·波洛苏欣娜 叶蓮娜的姊姊,
叶戈尔·波洛苏欣的妻子。

尼古拉·謝緬諾維奇·加加里 富翁,社会革命党人。

謝苗·馬克西莫維奇·洛巴切夫 小店老板。

費陀尔 神父。

克利莫夫 鮑德罗夫卡村地主。

塔拉索夫 高尔斯特基諾村地主。

阿历克賽·費陀罗維奇·瓦西里耶夫 曾任地方自治局执行处警察局局长,反革命集团首領。

日里采夫 县警察局局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头目。

羅馬諾夫斯基 省粮食委员会特派員,“左派共产主义者”。

伊凡·彼得罗維奇·茹柯夫(小名:凡尼亚;爱称:凡尼卡)
鞋匠。

內 容 提 要

这部小說反映了十月革命后苏联国内战争初期农村中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小說背景发生在奔薩省英巴尔县和它所属几个村子中,時間是一九一八年春天,主要情节圍繞着农村中征收余粮和組織貧农委员会而展开。

作者满怀热情地描繪了广大貧雇农在征收余粮和組織貧农委员会上所表現的高度阶级觉悟和积极性;刻划了忠心耿耿、为革命献出一切力量的党和苏維埃的工作者的形象;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地主、富农跟社会革命党人等串通一气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他們一面抬高粮价,隱藏粮食,破坏征收余粮,反对組織貧农委员会,一面掀起武装叛乱,妄图推翻年輕的苏維埃政权,但在革命力量的鎮压下,叛乱終于被扑灭了。

第一章

“孩子，你上索尼雅那里去一趟，去望望她吧。难道你不感到寂寞嗎？”母亲带着責备的神情对我說，她的眼睛詭譎地閃着光。
“瞧你这个人！說起来你們有多少時間沒有見面了啊。”

“她怎么啦，非常想念我嗎？”

“当然在想念你。只是她自己不說罢了。”

“好的，媽媽，我一定抽時間上她那里去一趟。”

“‘抽時間’，‘抽時間’，”母亲抱怨起來說。“你連我跟你爹都快忘記了。你难得才回家來一趟。”

“工作嘛，媽媽。一直沒有空。不过我是不会忘記你的。”

母亲回头望了望那扇通向另一个房間稍稍掩上的門，輕輕地問道：

“你還沒有对我詳細談过，昨天跟你一起来的那个人是誰。”

“媽媽，他是庇切尔的一个工人，在工厂里干活。”

“在工厂里干活。为什么他这样瘦弱？一副皮包骨头，腮帮也在抽动呢。”

于是我尽我的所能給母亲說明，庇切尔的工人怎样在挨餓，一張配給券配給多少面包，而且是什么样的面包。工人的家屬都在过飢餓的生活，孩子們的情况特別困难。

母亲眼中噙着泪水。她啊，早就清楚地知道，生活困苦跟餓肚子是怎么回事。去年人們按人口分到了地主的土地，并且获得了丰收，才算摆脱了这种困境，時間还不怎么长呢。

“那里大家都是这样过活嗎？”母亲沉默了一会，問道。

我知道，她会把我嘴里听到的大小事情告訴邻家，特別会讲給自己的教母瑪芙拉听，再由瑪芙拉傳到全村人的耳朵里，因此，我順便談到了資本家和粮食投机分子，这些投机分子索取二百卢布一普特粮食的高价；并且告訴她，苏維埃政权就是从这些資本家那里沒收了大小工厂，現在他們正等待适当的时机，要想重新掌握政权，让沙皇重登宝座，把土地还給地主們。

“那时候，又要过以前的生活了，那个被农民赶走的薩布連柯夫会回到領地上，把土地搶回去——眼看又得過以前那种日子了。我跟华西卡又要去牧放牲口。这倒没有什么，說不定他們还会把我們吊死，或者放逐到西伯利亚去。你得給謝姆卡縫个口袋，打发他去要飯。也許你到了老年也得去挨門挨戶求人家施舍呢。”

母亲唉唉地連声嘆着气。

但是，我安慰她，对她說，苏維埃政权不是那么容易被推翻的，这个政权是从工人和貧苦农民中产生的。

“領導这个政权的是列宁，”我指了指从报上剪下来的列宁肖像。

母亲瞥視了肖像一眼，吁了口气，神色平靜下来，但还是看得出她的双手在哆嗦。

可是，为什么我跟余粮征集隊員尼基塔一块儿到这里来，这件事我依旧隱瞞着母亲。母亲也許会把一些話纏錯，不正确地轉告邻居們。

“他有家嗎？”母亲向門那边点了点头，問道。尼基塔·費陀洛維奇正坐在房間里准备报告材料。

我把我們在村子里巡視期間从尼基塔·費陀洛維奇那里打听到的一切，都告訴了母亲。

“媽媽，你常常給他吃一点东西，他会恢复过来的。”我說道。

有些事情母亲不会明白，但这一点她是懂得的。她揭开炉灶，向那里瞧了瞧，然后走到門跟前。

“米基特·費德雷奇❶！”她唤他出来。“喂，米基特！”

“什么事？”歇了一会他才回答。

“您出来一会儿。”

尼基塔手里拿着一張報紙走了出来。母亲怜惜地对他瞧了瞧，責备道：

“您老是在啃文件。啊哟，好一个文书！坐下吧，您該吃东西了。”

尼基塔詭异地先对着我，然后又对着母亲瞧了瞧，微笑起来。在他的瘦削的臉上，微笑显得很动人，眼睛調皮地閃閃发光，仿佛他識破了什么秘密的勾当似的。

“伯母，怎么又要吃东西啦？咱們一小时前才吃过果冻呢。”

“那是果冻，这却是土豆，”母亲并不让步。“你瞧，烤得多出色！”

不管我們怎样推却，母亲揭开了炉灶，从那里取出一只砂鍋，里面盛着皮色鮮紅的烤土豆。她把砂鍋高高地放在桌上，好象为了欣賞它似的。說真的，土豆看起来烤得挺不錯。它散发出煮沸的牛奶和大葱的香气。

“你俩吃吧。一直在路上，而且吃的都是干粮。大概連牛奶也沒瞧見過……”

“你怎么啦，媽媽，你把我們当成了什么人？我們沒有挨过饿，牛奶也看見过，”我表示不同意。

“你也吃吧，”母亲照老习惯对我大声喝道。“瞧你成了个骨瘦如柴的人。一看见你……唉！”

❶ 老妇人发音不清，把尼基塔·費陀洛維奇喚成了米基特·費德雷奇。

“没有关系，媽媽。我的精神挺好呢。”

“这算什么好精神！大概很快就要走不动路了。坐吧，他一个人会感到寂寞的。我去把牛奶拿来。”

母亲并不听从我們的意見，走出了小屋。我們互相看了一眼，哈哈大笑。早餐連續吃两次——这还不可笑嗎。可是母亲說的是实情：我們在路上大部分只好拿干粮来充饥。

“坐吧，尼基塔。这一頓你反正逃不了的。我們的媽媽就是这样……坦白地說，有点专制作风。”

“不，尼基塔不同意，“她对您挺和善。”

“另一方面却太严厉了。要是她喜欢你，她会把最后的东西拿出来，要不，即使你是神父，她照样也会訓你一頓。”

我覺得，尼基塔不好意思多吃。为什么——却不明白。也許他在长时期半饥半飽后不敢吃得过飽，也許他在想，这样会剝夺了我們吃的一份。

“你的母亲真慷慨，”尼基塔說，“我說她很质朴。”

“甚至太质朴了，”我証实說。“对自己有損害的事，她也挺慷慨。”

“这是怎么說的？”尼基塔不明白。

于是我把一桩有关母亲一条头巾的古怪事情讲給他听。有一次，父亲在市集上給母亲买了一条花布头巾，这真是所謂“千載难逢”的事。母亲十分喜欢这件新买的东西，只有上教堂去或者到邻村的姊妹家去才戴它，其余的时间把它藏在箱子里。有一天，邻居瑪丽姬来找她。瑪丽姬是个寡妇，生活过得比我們更貧苦。她打算去参加侄女婚礼，身上倒还有什么穿的，就是沒有东西包头。她走来請求說：“阿里莎，你把那条节日戴的头巾借給我用一次。还你的时候保証不弄脏。”“你拿去吧，”母亲說。瑪丽姬戴上了头巾——那还有什么說的，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啦。她拿了一块碎鏡子，在鼻

子前不住晃動，顧影自怜，臉上堆滿了笑容。我母親可樂開啦。瑪麗姬變得那麼漂亮，甚至可以嫁人啦。我的母親心里感動極了，非常怜惜她，就對她說：“這條頭巾你就永遠拿去吧。”“怎麼說永遠拿去，阿里莎，要知道你只有這一條啊！”“你就拿吧，我並不可惜它。你還年輕，也許隨便哪一個死了老婆的男人會看中你呢。”說着把頭巾給了她。母親突然慷慨起來了。隔了一星期她想上姊妹家去，一找，發現頭巾不在了。這裡那里找遍了——還是沒有。她忘記已送給別人，問我：“彼佳^❶，你看見我的頭巾嗎？”“沒有看見，”我說道，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為了這件事我還挨了罵。

“我到底把它塞到哪里去了？不會給誰偷了去吧？”

我看見母親十分苦惱，甚至忧伤地坐到了凳上。她想著，回憶著。好吧，我來給她一點暗示，就提醒她說：“媽媽，我夢見好象瑪麗姬戴了你的頭巾吃喜酒去了。”“哎喲，該死的，我真是一個傻瓜，連這件事都忘了。好吧，讓她拿去吧。”就這樣她戴了一條舊頭巾。當時我把這件事編了個寓言，念給她聽，她聽著笑了起來。

“現在你還覺得好笑，”母親拿著一罐牛奶走進來說。

“你偷听到了嗎？”

“啊喲，你這個調皮鬼，講給別人聽……喏，拿去吃吧。不知道有沒有變酸。外邊多麼熱，連地窖里也是暖烘烘的。”

外邊確實熱得象火烤一樣。好久不下雨了。我們從車站來的時候，瞧見黑麥已開始發黃。莖干細小，顆粒剛灌漿就干癟了。一瞧見這些田地，特別是翻土和施肥都搞得不好的，心頭不禁緊縮起來。要知道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收穫上啊。列寧不止一次地寫過和說過，勉強張羅過去，只要再那麼挨過一兩個月到收穫季節就好了。

❶ 彼得的小名。

早餐后我和尼基塔一起上街去。我們決定到鐵匠伊里亞那里去一趟，他是不久前組成的黨支部的主席。我們需要跟他見見面，談一談。

伊里亞從父親手里繼承下來的那家不大的鐵匠鋪已經破舊了。它隱蔽在一口大池塘的岸邊。池塘非常古老，但水卻很深。以前這地方是條塹壕。據上了年紀的人說，沿着堤壩水深得可以把整座教堂連同鐘樓一起藏進去。

池底涌出泉水，一條蜿蜒曲折的無名小河就打這裡發源；小河逐漸寬闊起來，沿着村莊的邊緣流向遠處，經過城市，然後在不知名的地方流進大河。

我們沿着順菜園伸展的池塘走去。左邊是綠油油的大麻和土豆，有些地方種着白菜，還有一小壟一小壟的黃瓜田，四周仔細地用高高的艾蒿或者枯樹枝筑成了圍籬。

幾乎沒有一個地方瞧得見人影。在這樣炎熱的天氣，人們沒有什麼事兒可作。除了在黍子田中鋤草外，田地裡什麼活兒也沒有。割草還沒開始。小伙子們在池塘裡洗澡，拚命潛到水裡去，可是娘兒們就在搭板上洗衣服，搗衣杵發出清脆的拍擊聲。那些女人瞧見了我們，有的招呼了一下，有的干脆就不理不睬。我們毫不在乎。跟她們胡扯什麼呢？不錯，說不定有一個會無緣無故把你臭罵一頓，你可找不到回答她的話。我們村子里的女人說話尖酸刻薄，最好不要跟她們往來。

“怎麼，尼基塔，咱們不洗澡嗎？”

“不妨試試。可是在什麼地方呢？”

“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

“可我……沒有穿特羅秀。^❶”

❶ 原文為 Трусъ，意為游泳或運動時穿的褲衩。

“什么？”我不懂。

他笑起来，給我解釋特羅秀是什麼東西。我從來不曾見過，忍不住笑出了聲。

“那末，這條特羅秀齊膝蓋嗎？”

“差不多齊膝蓋。”

“穿上它才能下水嗎？”我詫異起來。

“當然。不穿就不方便，對女人會不好意思。”

“嗯，老弟，真有你的！要是你在我們這裡穿了這種特羅秀下到小河水裡，全村人都會笑死。可不是，他們准會說：‘真是個怪物，穿了襯褲洗澡。’事情不是這樣……你瞧那邊！瞧見嗎，有個庄稼漢下水了？在哪裡？就在緊靠搭板的地方，差不多連搗衣杵也够得到他。可是沒有關係，誰也沒有瞧他。”

“哎啊，太質樸了，”尼基塔驚訝地輕輕說。“在涅瓦河中他不會這樣冒險洗澡的。”

正這時候，那個生着一蓬又寬又密大胡子的庄稼漢縱身跳了下去，沉到水裡就游起來了。

我們悄悄地走近一塊搭板，欣賞着那個人靈活地越游越遠，游到了池中心。

“游得真不錯，”尼基塔說着站住了。

我們站在離搭板不遠的地方，一個女人背朝着我們在搭板上洗衣服。她專心一致、從容不迫地洗着。一会儿把衣服浸到水裡，一会儿又提上來，放在搭板上，用厚實的橡木搗衣杵捶打。水花向四面飛濺，陽光照射着水花，宛如點點火星，只是顯得更絢麗多采。水花飛濺得特別高的地方，閃耀着一些小小的虹彩；它們閃爍了片刻，立刻就熄滅了。

“真漂亮，尼基塔，你說對嗎？”

“什麼東西漂亮？是那個人的游泳姿勢嗎？”

“不是。那个女人捶衣捶出了許多虹彩。她自己全身籠罩在象花束一样的虹彩下面。”

他仔細瞧了一会儿。那个女人又从河里提起了湿淋淋的衣服，上面还直淌着水，她把衣服丢在搭板上，用搗衣杵捶打。

“啊！真見鬼！”尼基塔揚声說。

那女人正举起搗衣杵，听見我們談話，就沒有捶下去，朝我們轉过身来。

我的心冷了半截，臉上却感到一股燥热。她呢，瞧見了我，丟掉搗衣杵，——一下子就落到了水里。但池里的水并不流动，那搗衣杵安靜地停留在原地方。

那对瞧着我的眼睛是多么熟悉，我甚至說不出一句話，一步也不能动。我真想钻到地里去，或者象小孩子那样躲在一排排豎立着的大麻里。

“你好，娜斯佳，上帝保佑你！”

“謝謝，”她迟迟疑疑地輕声回答，一面在圍裙上擦着手。

我們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再也找不到更多的話。跟她娜斯佳有关的一些事情閃电似地掠过我的脑际。我們一起在学校里念书，一起游玩，分享着欢乐，也分享着輕微的痛苦；我們在草地上奔跑，捉迷藏，玩“猫捉老鼠”。玩这种游戏时，我一定赶过別人，把她捉住。然后我們手牵手在街上走着。两人单独在一处时，便发誓相互爱着，至死不渝——一定至死不渝！当我被雇去牧放牲口时，我对当牧童有些不好意思，认为将永远失去娜斯佳，可是她依旧那样温存地对待我。

后来我上城去了。在小飯館里当个“跑堂”。我从小飯館里写信給她，信上依旧发誓至死不渝地爱她，她也給了我回信。

我在信里許下諾言，将来积了錢，就回到村子里，造一所小屋，跟她結婚。我在信里还告訴她，說我一定在城里进一家鋪子当职

位較高的伙計。

打仗時我寫信給她，稱她黑眼睛安琪兒，她也有回信給我。後來我手上受了傷，從前綫回來了。我的生活比以前更貧苦了。娜斯佳出身富裕的家庭，但她依舊和我往來。不過我開始明白，她的父母不會把她嫁給一個窮人，而且這個窮人又缺了一隻手。可是感情並沒有消失，對“至死不渝”的愛情還懷着微微的希望。然而娜斯佳的雙親讓她明白，她跟我是不相配的。他們把她嫁給了富翁加加里的兒子馬卡爾卡。

“生活過得怎樣，黑眼睛安琪兒？”

她俯下身從水里撈起搗衣杵，又把衣服漂洗了一會，準備捶衣。她一聲不響，我抱怨自己叫了她以前的綽號。出現了令人難堪的場面。看來，外人在場她不便跟我說話。我領尼基塔到了茂密的大麻田的蔭影下，對他使了個眼色，要他在这里等我。

“是情人嗎？”他輕輕地問。

“以前的情人。”我回答說。

現在我已走上搭板，觀察她專心一致地、象是氣忿忿地用搗衣杵捶打毛巾。不，娜斯佳顯然已不是從前那個人了。于是我輕輕地喚了她一聲：

“娜斯佳！”

她轉過頭來，對我和在手中揉着大麻穗子的尼基塔瞅了一眼，帶着責備的神情問道：

“什麼事？”

“想跟你談談。”

“你們上哪里去？”

“上伊里亞的鐵匠鋪去。”

“那你們走吧。”她氣沖沖地皺起兩道濃眉。“在陌生人前面……好象在嘲笑我。”

“你怎么啦，娜斯佳！怎么說是嘲笑！我遇見你，心里挺高兴。当然罗，我們的事情已經过去，一点也不能挽回了。”

“用不着挽回。这不是你站的地方。”

她又洗起衣服来。不，跟她是談不起来的。

“你怎么啦，赶我走嗎？”

“我但愿你整天站着！不管天冷天热。”

“天热倒是不错。照这样說我要跳到池塘里去了。”

“你跳吧，誰来阻擋你。”

“一下子沉下去怎么办？”

“同伴会救你起来。他是什么人？”

“我的朋友。”

“那你們一起洗澡好了。”

“这倒說得对。只是我不能洗澡。”

娜斯佳从头到脚打量我一下，象瞧一个不認識的人那样，并且問道：

“为什么不能洗澡？在发寒热病嗎？走远一点把衣服脫下，然后下到小河里。”

“我没有穿特罗秀。”

“什么？”

“特罗秀。”

“什么样的特罗秀？”

我照尼基塔說的話給她解釋这是什么东西，她听了，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淨說廢話！看来，你以前喜欢多嘴多舌，現在还是那副老样子。”

“嚇，娜斯佳，你說話和气点，要不我把你推到小河里去。”

“我反正全身湿淋淋了。”